

你写过或听过，或者经历过哪些阴暗的故事？

妈妈的男友给我买了薄而透明的衣服，让我摆一些姿势，完事后将照片放到网上。

我难为情的告诉妈妈，她却和我说：「叔叔是喜欢你才逗你玩的。」

1

遇见玲子，是在除夕那天的夜里。

身边的手机在不停地闪烁，我皱着眉头，将它调成静音，反扣在桌面上。扭过头，看对面的那户人家欢聚一堂，其乐融融，而我却孤零零一个人，眼角便不自觉地泛起了泪花。

视线模糊下，我瞥见一个缩在阳台的女孩，就像一个被丢弃的破旧玩偶，在寒风中摇摇欲坠。

一个烟花在楼层上空炸开，光亮的瞬间，我看到那个女孩浑身湿透，发梢都结了冰。

我不禁打了一个冷颤，难道那户人家没有发现孩子被困在阳台上了吗？她现在随时都可能被冻死！我拼命地敲打着玻璃，想

要引起对面的注意，可这微弱的声音却淹没在爆竹声中。我只好披上外衣，匆匆赶到对面的楼层。

开门的是一名大叔，长相端正，在看到我有片刻的惊讶，随后又恢复自然。

我着急地将孩子被困在阳台的事情说了出来。

大叔皱了皱眉，一脸困惑，「我独居，哪来的孩子？」

独居？

我稍微欠了一下身子朝里面看去，客厅很小，一眼就能看到阳台，只是那阳台空荡荡的，只有寒风吹过刮跑了几个啤酒瓶。

难道是我眼花了？我悻悻地回到住处，眼睛透过窗户紧紧盯着对面。

女孩已经回到了屋内，客厅里坐着一对年轻的夫妇，他们依偎在一起，看着电视，时不时拍手大笑。而女孩像个隐形人，乖巧地站在他们身后，直到男人做了个手势，女孩才离开。

我咽了口唾沫，明明屋里这么多人，为什么大叔要撒谎？

强烈的好奇让我不禁继续盯着对面的楼层，看着女孩再次出现在视线里，手里端着一盘热腾腾的饺子。

脏乱的桌子上压根没有可以放下的地方，女孩有些手足无措，最终还是因为太热，不慎将盘子摔碎。

刚刚还在冲着电视手舞足蹈的年轻夫妇，瞬间停止了动作，客厅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紧张感。女孩在看到男人摘下手腕上的手表之后，习惯性地跪在地上。

似乎是在惩罚女孩没能端好水饺，男人拿来一个碗，然后将滚烫的热水倒在了里面，强迫女孩举着，稍有松懈，便会用皮鞭毒打。

而那个女人，只是嗑着瓜子，将目光重新转向电视，仿佛女孩挨打已经成了家常便饭。

一股寒意自脚底而生。

发现孩子在阳台时，我的脑袋里曾演变出无数种可能。孩子贪玩不小心反锁了阳台的门，父母大意没注意.....可我偏偏没有想到竟然会是虐待。

我慌忙拿起手机，报了警。

大年夜里，车辆本来就少，警车很快就赶到楼下，随我敲开了对面楼层的门。

再次见到我，那位大叔显然有些不耐烦，可我却顾不得那些，推开他，径直地走到屋子里。

可是房间里空荡荡的，没有年轻夫妇，没有被虐待的女孩，更没有打翻的水饺盘。

我被批评教育了一番后，垂头丧气地回到了房间。

对面的那户人家已经拉上了窗帘，看不到里面。仿佛刚刚的一切，都是我的幻觉。

我关上窗户，拿起抽屉里的药瓶，抓起一把猛吞了下去。

手机里十几条陌生号码的未接来电，我都没有搭理，直到零点的钟声响起，我收到了第一条信息。

「暖暖，新年快乐。」是父亲的，我没有回。

表哥的电话紧随其后，责备道：「大过年的，你跑去哪里了？」

我笑嘻嘻地解释说是没抢到回城的车票。

电话那头沉默了半晌，最后只能无奈地嘱咐我多注意安全。我点点头，也不管表哥是否能领会到。

那一夜，在爆竹声中，我睡得极不安稳。梦里总是浮现出父亲的背影，我伸出手想要挽留，却被姑姑抱在了怀里，眼睁睁地看着父亲离开。

睁开眼，枕巾已经湿了大片。

这个梦似乎是我对父亲唯一的记忆。

我伸出手，摸向床头的水杯，先摸到的竟然是药瓶。我一个机灵，仅剩的困意也消散全无。

我分明记得，昨夜吃过药后，我把药瓶放回抽屉里的，如今它却横躺在床头柜上。

寒风顺着窗户的缝隙慢慢吹了进来，吹得窗帘一颤一颤的。

我咽了口唾沫，环视着屋子周围，门是反锁的，钱财都还在，窗户也没有破损。

酒店的负责人查看过监控后，负责任地对我说，昨夜在我回来之后，并没有人出现在酒店里。

毕竟是过年，哪有人会像我这样跑到酒店里一个人过年？

末了，他还一脸好心地提醒我，隔壁的心理诊所还在营业。那眼神里全是对我的怜悯。

想来昨夜我报警的事情，他已经知道了。

虽说监控里并没有发现异常，但是直觉告诉我，昨夜一定有人偷偷潜入了。

我将这一夜发生的事情打电话告诉了表哥，表哥轻咳一声，小心翼翼地询问道：「小暖，你按时吃药了吗？」

表哥认为，我看到的一切，都是幻觉。

我再次看向窗外，对面的那户人家依旧紧闭着窗帘，似乎在拒绝我的窥视。

难道真的是幻觉？小的时候，我经常会见到一个戴着棒球帽的男人，看不清模样，只是一张薄唇笑起来很邪恶，让人不寒而栗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会害怕地缠在姑姑身边，不肯入睡，而表哥在大学里也专门学了神经科，为的就是给我治病。

一直以来，我都靠着药物维持清醒，时间久了，以至于我忘记了自己会出现幻觉这件事。

我呼了一口气，将药瓶重新摆放在了抽屉里。

3

我没有再刻意地去关注对面，但当窗帘打开的时候，我依旧能看到小女孩忙碌的身影。

幻觉而已，可我还是忍不住默默观察。

她看上去也就五六岁的模样，特别乖巧懂事，经常踩着凳子做家务，在父母回来时，又乖乖地回到自己屋里，像个田螺姑娘。

即便如此，她还是少不了挨打。

饭菜不好吃，挨打；没打扫干净卫生，挨打；甚至是大人心情不好，都要拿她来出气，不需要任何理由。

一天夜里，女孩又挨了打，我发现那个男人每次打人时，都习惯性地把手腕上的手表摘下来，这次也不例外。

打完以后，男人便搂着女人的腰，腻腻歪歪地出了门。

小女孩缩在地上，将脑袋埋在臂弯之间，好一会儿才站了起来，走到窗边，拿起了电话。

我正好好奇女孩拨给了谁，自己的手机却恰在此时响了起来。

还是之前那个陌生号码。

几次三番地打过来，我都没有接，只是这次，鬼使神差地，我接了起来。

「喂？爸爸。」对面是个女孩稚嫩的声音，电话接通的瞬间，声音都变得欢快起来，「我是玲子，爸爸，新年快乐。」

我猛然抬头，正巧看到对面女孩欣喜的模样，一个荒唐的想法慢慢地在头脑里生成。

「玲子？」在我话落的那刻，我看到对面女孩失望的表情。

即便如此，她依旧乖巧地道歉：「对不起，我打错了。」

我竟然可以和自己的幻觉对话！

表哥曾说过，当我的病情严重时，甚至会出现幻听。突然之间，我很想和她聊聊天，所以阻止了她即将挂断的电话。

「你自己在家吗？」

或许是因为太过孤单，或许是因为惧怕黑暗，她欣喜地接受了和我聊天的建议：「爸爸出差了，妈妈和叔叔去了酒吧，今晚应该不会回来了。」

原来那个经常打骂她的男人，并不是她的爸爸。

通过玲子的叙述，我大致了解了她的家庭。她今年已经 8 岁了，可能因为营养不良，所以看上去非常瘦小。父母离异后，她的母亲找了一个新男友，可是这个男人并不喜欢母亲带过来的拖油瓶，所以经常打骂她。

「你妈妈为什么不阻止他？」

玲子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缓缓说道：「妈妈说，只有这样，叔叔才会娶她。」

我握着双拳，不敢相信世上竟会有这样的母亲。

「那你的爸爸呢？」

「妈妈不让爸爸见我.....」

话音刚落，就听到一阵摔门声，有人将电话打落在地，女人尖细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出来，「你在给谁打电话？是不是你爸？我供你吃、供你喝竟然养了你这么一个白眼狼.....」

电话恰在此时被挂断了，我看到那个女人伸出一只手，狠狠地打在了玲子的脸上。

两人呆立在原地，女人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手，然后哭着扑在了玲子身上，不知在哭诉着什么。

虽然这些日子里，她对玲子挨打的事情熟视无睹，却没有对玲子动过手，如今这一巴掌，让女人也懵了。

良久，女人才擦干眼泪，捡起男人遗落在家里的手表，匆匆离开，独留玲子一个人站在电话跟前，几次拾起却又重新放下。

而我重播回去，显示那是空号。

4

我有些分不清什么是幻觉、什么是现实了。

表哥在此之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，询问我最近的情况。我隐瞒了自己病情加重，出现幻听的事情，因为我怕回家。

可是表哥却执意想要我回去，「舅舅特意回来跟你过年，你好歹也得见一面啊。」

自小，我就是被姑姑抚养长大的，而亲生父母，一个早逝，一个将我丢弃。所以，我对他口中的舅舅，也就是我的父亲，并没有多大的感情。

「我，忙，回不去。」

回答太过敷衍，以至于表哥有些生气，「小暖，不管怎么说，他都是你的父亲。」

我有一瞬间的委屈，好像世间所有人都喜欢用道德来绑架别人。

「可他是个杀人犯！我不想和杀人犯在一起！」我怒吼着将电话挂断，随即趴在床上，痛哭起来。

我的父亲是个杀人犯，他杀了我的母亲。

以至于我整个童年，都是在他的阴影下成长起来的。

课本上被写满了杀人犯女儿的字样，大人们见了我指指点点让孩子离我远点，就连老师都对我冷漠几分。

可我不仅是杀人犯的女儿，我也是被害者的女儿啊！人们似乎只愿意相信自己认为的，而不愿意客观地去面对。

姑姑为此搬了很多次家，但流言从不会因为搬家而消散，若不是姑姑和表哥的陪伴，我想那应该会成为困住我一辈子的枷锁。

也许是因为同为可怜的孩子，所以我无比期盼着再次接到玲子的电话，然后开导她，就像拯救当初的自己，让她知道世界还有温暖——即便我知道，这只是我的幻觉。

下楼买东西的时候，我意外地碰到了对面楼的大叔。

「怎么？又来抓我了？」大叔调笑道。

想到之前的乌龙，我只能报以歉意的微笑，然后匆匆结完账，准备离开。

可是在离开之前，我却回过身，好奇地问了一句：「大叔，你知道一个叫玲子的小女孩吗？」

大叔脸色一变，然后皱着眉，像是在记忆深处搜寻着这一个名字，「以前房子的租客是一对母女，那个孩子好像就叫玲子。」

「但那个母亲好像有点神经病，动不动就打骂她女儿，听说后来女孩失踪了，而那个母亲也不见了踪影，还欠了一年的房租。」

我呆立在原地。母女，玲子。

信息全都能对上，但那却是十几年前的旧事，为什么会出现我的幻觉中？

我还在震惊中，没能反应过来，手机的电话铃声响了，是玲子。

「姐姐，我收到爸爸寄过来的生日礼物了。」

玲子的声音里满是自豪，她说她的生日是在下个月，可是今年的礼物却提前到了。她不敢将收到礼物的事情告诉妈妈，只好偷偷地告诉我，小孩子总是喜欢炫耀。

「那你爸爸送的是什么礼物啊？」

玲子神秘兮兮地说道：「是一个 MP3 呀。」

MP3？如今市面上都用智能手机，很少有人听 MP3 了，联想到大叔之前说的话，我咽了口唾沫，问道：「玲子，你知道今年是哪一年吗？」

「牛年啊。」

「具体年份呢？」

「嗯，2009 年。」

与 2021 年整整差了 12 年！

我想到对面屋子那老旧的电话、笨重的电视机、破旧的沙发，以及与现代模样格格不入的装修风格.....或许，我并不是出现了幻觉，而是意外地与 2009 年时空相撞了。

我被自己的想法震惊了，这说明，我看到的，可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女孩，而不是幻觉。

5

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表哥，表哥却一本正经地问我在哪里，要过来接我。

表哥坚持认为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需要及时进行治疗。

我拒绝透露自己的位置。因为根据大叔综合的市井传言，玲子的下场并不好。

这不该成为那个乖巧女孩的归宿，我决定要拯救玲子。

玲子在收到父亲的礼物后，心情异常的好，经常趁着母亲和母亲的男友不在的时候，偷偷摆弄着，有时候还会对着 MP3 说着什么，回放后又独自掩嘴而笑。

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成为玲子快乐的源泉。

我曾在电话里问过，她的爸爸在哪里。

玲子说，她的爸爸在深圳做买卖，等挣了钱就可以给她买一个大房子，里面会有很多洋娃娃。

孩子总是天真地相信着父母所做的承诺，但实际上，玲子与我一样，不过是个被父亲抛弃的孩子。

「不是的，爸爸想接我过去和他一起住。」玲子急忙辩解，「可我没去。」

「为什么？」我很不解。

「妈妈不能没有我。」她的乖巧让人心疼。

在这段畸形的母女关系中，玲子与她母亲的位置本末倒置，她们扮演着相反的角色。似乎更需要照顾和依靠的，是母亲。

我告诉她，她只是个孩子，不应该承担这么多。

但是即便如此，玲子依旧犹豫不决。也正是这份犹豫不决，让她妈妈的男友开始变本加厉。

而表哥的电话也变得越来越频繁，语气中甚至夹杂着一丝哄骗。我知道，治病是次要，主要是想让我回去见见父亲。

可我不愿意见他，我恨他，恨他让我变成了孤儿。

恼怒之下，我将抽屉里的药全部扔在地上，用鞋子碾碎，一颗颗，一粒粒，直到我的心脏慢了半拍，才缓缓将脚收回。

那满地的胶囊，外表一模一样，但在踩碎以后，里面竟然分出不同颜色的药。

一种是我常吃的，另外一种我并没有见过——有人在我的药里动了手脚，这个人想要做什么？想要杀了我？

这种想法让我的头皮发麻。

我将房屋的门窗全部关好，然后拿桌椅顶住，用近乎颤抖的声音将电话打给了表哥，让他赶紧来接我。

6

在等待表哥的过程中，我最后一次透过窗户窥视了玲子的生活。

她妈妈的男友是一个拥有两幅面孔的男人——人前是精致白领，人后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渣男。

玲子的妈妈也许就是看中了那张虚假的皮囊，所以才会如此着迷吧，以至于这个男人带回来一堆狐朋狗友时，竟然毫不避讳地将女儿摆在了这群人面前。

几个一脸痞气的男人在几盏酒下肚后，意识似乎开始变得模糊。

一个高个儿男人端着一杯酒，强迫玲子喝下。

看着小女孩被呛得满脸通红，一屋子的人不怀好意地笑了。

我在对面看着，心都揪到了嗓子眼儿，狠狠地拍着窗户，恨不得立马飞向对面，将玲子救走。

而玲子的妈妈，醉眼醺醺的，只是陪着渣男一起笑。

但那个高个儿男人显然不满于此，一双手不安分地向玲子摸去。虽然玲子只是个孩子，但她已经有了性别意识，情急之下，她狠狠地咬住了男人的手，嘴边都沁出了血渍，分不清究竟是谁的。

男人吃痛，一巴掌甩在了玲子的脸上，玲子在地上滚了好几圈才终于停下，趁机晃晃悠悠地跑到阳台，将门反锁，把阳台上不用桌椅都抵在了门上。

渣男自觉失了面子，冲着门狠狠地踹了两脚，玻璃门晃动了几下，仿佛随时都能破裂。

隔着一条街，隔着整整 12 年，我却依旧能感受到玲子的绝望，像是坠入冰渊，冷到彻骨。

我盯着手机，一遍一遍地拨打着号码，可是传回来的依旧是客服冰冷的空号提示，直到表哥开车赶到我所在的地方，我指着对面，希望表哥能看到阳台上蜷缩着的玲子。

表哥看看对面，又看了看我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「你说，你看到的女孩叫什么？」

「玲子，她叫玲子。」我笃定道，这不是幻觉，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，如果不及时阻止，玲子会被那个渣男毁掉的。

表哥在听到这个名字后，脸色变得有些难看。我以为他是不相信，我便把玲子的电话号翻了出来，伸到了表哥的眼前。

「她能通过这个号码打电话给我，可是我却拨不回去。」

表哥一把抓住我的手，脸色有些凝重，良久，才开口说道：

「小暖，人要往前看，过去发生的事情，是没办法改变的。」

为什么不能？是因为表哥压根没有相信过我。

我一把推开表哥，趴在窗户前，看到玲子家的阳台窗户被椅子打碎，玻璃碎片扎在了玲子身上，可是渣男似乎并没有解气，单手举起那把椅子。

「不！」我大声呼喊，在椅子挥出去的瞬间晕了过去。

7

我做了一个特别长的梦，是关于玲子的。

那场聚会，最终是以玲子受了重伤而结束，母亲一脸不悦地看向自己的孩子，训斥道：「叔叔是喜欢你才逗你玩的，你竟然咬人！」

玲子想说什么，可是身上的伤让她无法动弹，只能乖乖地选择了闭嘴。

渣男虽然在朋友面前失了面子，可他却在那一声声淫笑中发现了商机，在玲子伤好以后，破天荒地买了一堆衣服回来。

只是那些衣服，对于孩子来说，太过于暴露。

玲子拎起一件只有两片薄布的衣服，难为情地看向母亲。可母亲显然没有看懂玲子求助的眼神。

「叔叔给你买了新衣服，还不快说声谢谢？」末了还加了一句「真不让人省心」。

玲子咽了口唾沫，在渣男的威逼之下，将衣服换好，然后在他的指挥之下，做着不同的动作，拍成照片，卖到了暗网上。

虽然只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，但很多人却愿意出价购买。

玲子一时间成了渣男的摇钱树，有了钱，他开始赌博，输钱了，就拉玲子拍照，再赌，再输，直到后来，他赌得越来越大，卖照片的钱已经不能满足他的胃口，他想到了接客。

渣男哄骗玲子的母亲，说只是陪着一个朋友玩玩、聊聊天，玲子的母亲竟然信了。

被带走前，玲子的母亲喜气洋洋地跟女儿说，她看到叔叔钱包里藏着一颗钻戒，不久以后，她就会被求婚。

所以要玲子一定要好好表现，让叔叔高兴了。

玲子点点头。

被爱，是母亲追求了一辈子的东西。但玲子却不知道，她的成全，是将自己推向深渊。

她在渣男的指示下，见到了一个肥头大耳自称是哥哥的男人。这个哥哥和颜悦色地跟玲子唠着嗑，可是聊着聊着，他开始脱衣服，顺带着想让玲子也把衣服脱了。

玲子猛然一惊，捂着外套，谎称自己要上厕所，慌乱地逃走，然后用从母亲那里偷拿的手机，打了一个电话。

只是电话还没打完，察觉到异样的胖男人就开始不断地敲门催促。他逐渐变得急躁，起初的和颜悦色如今也狰狞了起来，不断地用脚踹着门。

慌乱中，玲子砸碎了卫生间里的镜子，在胖男人踹开门的瞬间，将镜子碎片插在了对方的胸口，自己也因为冲击过大而昏死了过去。

梦到这里便结束了。

睁开眼，我正躺在姑姑的家里，床头放着我最爱吃的鸡蛋羹。

表哥给我检查了一番，说我是情绪波动太大，所以才会晕过去。

而对于被替换的药，表哥说，父亲已经报警了。那药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，可是与我吃的药掺杂在一起，更容易产生幻觉，时间长了，人就会疯了。

所以，这段时间以来，频繁出现的幻觉，都是拜这个药所赐。

「还好发现得及时，没有酿成大祸。」表哥百般庆幸，我的心头却极其沉重。

我轻呵一声，「我没有疯，真是可惜了。」

表哥不明所以，但也没有深究，只是突然说道：「你昏迷的这几天，舅舅一直在你床边照顾着，每天都会做一碗鸡蛋羹等你醒来，但他刚刚去警局了，要配合调查你药被调包的事情。」

听他说到父亲，我的脸色稍稍有些松动。

「哥，玲子后来，究竟怎么样了？」

表哥眼神闪烁，支支吾吾地让我不要和幻觉计较，就当做了一场噩梦。

我的心猛地沉了下去，他并不想告诉我实情。可脑袋里有太多的疑惑没有解开。

所以趁表哥他们入睡以后，我悄悄地溜进了姑姑在老家的仓库，在箱子的最底下，找到一个破旧的 MP3。

8

我在仓库里呆坐了一夜，直到第二日天蒙蒙亮，表哥带着人，找到了我。

「哥.....」我沙哑着嗓子喊出了一声，随后想要趴在他的身上痛哭一场，却被表哥粗暴地拽着。

他不言语，只是红着眼往前走，我的手腕被拽得生疼，踉跄地跟了几步，可怜兮兮地说道：「哥，我疼，你这是做什么啊？」

「去医院。」这三个字从他的牙缝里憋出来，仿佛带着一股怨气。而我在听到医院这个词时，整个人都懵了。

「医院？谁住院了？」我不知道自己失踪的这一夜里，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。

表哥回过头，瞪着我：「谁？我舅舅！你爸爸！」

话音刚落，我便跌倒在地上，耳边又响起表哥的声音：「你该不会恨到连你爸最后一面都不肯见吧？」

不，不是的，不是这样！我连滚带爬地往医院跑去，为什么是最后一面？不会的，我还有话没有对父亲说，我还有好多问题没有问他。

可即便我拼尽了全身的力气赶到医院，却依旧晚了。

姑姑在父亲身边痛哭流涕，我却不可置信地走到父亲跟前，掀开那白布。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，和我印象里年轻的父亲相差甚远。

「爸.....爸爸，你睁开眼看看我好不好？我是你的女儿啊，我是你的玲儿啊，你睁开眼看看我好不好？」

我祈求父亲睁开眼看看我，可是他的眼睛，再也睁不开了。

表哥告诉我，我失踪的这天晚上，没带手机，没留信息，全家着急得要命。父亲刚从警局出来，立马加入了寻找的队伍。

他本就为了照顾我，连续几天没有合眼了，太过疲劳又太过着急，没能注意到对面穿过来的汽车。

在收拾父亲的遗物时，我看到一个精致的包装盒。打开后，里面是一个精致的洋娃娃，手里还举着一块牌子：小暖，生日快乐。

再过几日，便是我的生日了。

盒子底还有一个信封，封面写着：「玲儿的房基金。」里面放着几张银行卡，甚至还有一个存折，那是十几年来爸爸存的。

我从不知道，他原来一直记得幼年时对我的承诺。

那十几年亲情的空白，他用自己的方式给了我满满当当的爱，我甚至来不及跟他聊聊天，讲讲这些年他身上发生的故事。

表哥说，换药之事已经有了眉目。

一个药店的店员说，不久之前有个男人曾询问过这种胶囊，只是那人戴着帽子口罩，看不清模样，买了几个不相干的药就离开了。

听闻此话，我自嘲地笑了笑，我不去找他，他却主动送上了门。

我知道他是谁。

房东叔叔，我们好久不见。

9

是的，我叫玲子。

父亲总喜欢亲切地叫我玲儿，说我心思玲珑剔透，以后肯定是个可人的小棉袄。

那出现在玻璃上的不是幻觉，而是我童年里丢失的记忆。手机里拨不出去的号码，是我十二年前家里的电话。

当年因为贫穷，父亲选择了外出打工，不甘寂寞的母亲总是神神道道地认为父亲在外有了女人，执意离了婚。

然后迅速和房东产生了关系。只是这段关系，一直是隐秘的，无人知晓。

父亲一心想接我到身边，我却被母亲困在她的精神桎梏里。

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：「我现在这样，都是你害的！」

母亲将自己的不幸全都归咎于我。她坚信父亲的外出是因为我，新男友不肯跟她领证也是因为我。她恨我，所以无视男友对我的打骂，同样她对我有着强烈的占有欲，所以用洗脑的方式将我捆在身边。

我知道，母亲是因为太缺爱了。

姑姑说，那日父亲接到我的电话，连夜打车赶了过来，可入目的却是我和母亲倒在血泊中，母亲的脖子被划开，已经没了气息，而我手里紧紧地握着一块镜子碎片。

电话里父亲已经得知了一切，他不敢想象，自己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自己的女儿遭到怎样的折磨。

在警察到来之前，父亲将我送到姑姑家，等我醒来后小心翼翼地问我记不记得那天发生了什么。

可我却茫然地看向父亲。

大夫说，因为精神受到重创，所以我选择性失忆了。

现场很明显，像是母女起了争执，然后我失手杀掉了母亲。不雅照、开房、弑母，这三条无论是坐实了哪一个，都会毁掉一个女孩的一生。

所以父亲抹去了我去过现场的事实。为了保护我，他担了杀人的罪名，因为有自首情节，又有过失杀人的可能，父亲被判了十二年。

而我也恨了父亲十二年。

父亲将我交到姑姑手里时，甚至有些庆幸，「失忆了是好事，那些不堪就这么忘了吧，以后给她改名叫小暖，希望她以后遇到的人都是温暖的。」

父亲为了我，徒背了十二年的罪名，而我却不愿让他蒙冤而亡。

我带着警察，再次造访了对面的大叔。

「叔叔，好久不见。」我站在警察后面，眼睛却一直盯着大叔的手腕，「这么多年，您还是一如既往地爱惜着那个手表。」

一块以假乱真，可以在外人面前炫耀的假表。

大叔下意识地捂住手腕，下一秒，却被套上了银色的手铐。

在警察面前，他撕下了绅士的伪装，破口大骂，「你个贱人，如果不是我收留你们母女，你们早就饿死街头了。忘恩负义的东西！」

我突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会爱上这样一个男人，因为他们同样的偏执，同样的自以为是。

10

那个男人，终究还是被我送进了监狱。

十二年前，我常常对着父亲送我的礼物自言自语，因为我想把自己说的话，全部录下来，放在里面，然后再送给父亲。

这是小女儿一点小小的心思，却没承想变成了致命的证据。

那日我并没有刺伤胖男人，因为力气太小，只是划伤了胸口，男人骂骂咧咧地离开，并指着渣男说：「我会让你好看！」

「妈的，得罪谁不好，非得罪这胖子！」想来胖男人是有些权势的，否则渣男也不会如此焦急。

「她是谁？」母亲闻声赶来时，只是瞥了一眼昏迷的我，注意力便一直在渣男身旁的那个女人身上。

「我告诉你，带着你的拖油瓶，滚去道歉！」

「她是谁？」母亲没搭话，执着地问着。

「谁？」渣男不耐烦地敷衍着，「朋友，多亏了她，我们才能接到大客户。」

「朋友？」母亲显然不信，「朋友会戴着你买的钻戒？」

那钻戒是母亲心心念念的东西，如今却戴在了别人的手上，她撒泼似的想要拽下那颗钻戒，引得女人娇声喊痛。

渣男推开母亲，愤怒道：「你是疯了吗？」

「对，我是疯了！」母亲歇斯底里地呐喊着，「你说过你会娶我的，你答应我的！」

「痴人说梦，」渣男恼怒道，「要不是看你女儿能挣钱，谁会找一个疯婆子？！」

沉默半晌后，母亲认命地自嘲一番：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到头来是一场空？」

「神经病。」渣男意欲离开，却不想母亲疯魔了一般。

「我要告发你，告你强奸幼女，告你虐待儿童，告你杀人未遂，我说到做到，我要你一辈子在监狱里度过！」母亲砸着房

间里的物件，近乎嘶吼着。

「你女儿现在这个样子，你也逃脱不了关系。」

渣男想要吓唬母亲，他却低估了一个女人的执念：「大不了我陪你坐牢，你只能跟我在一起，而不是这个贱人。」

一个耳光在屋里响起，随后屋里一度混乱，叫骂声、厮打声，还有玻璃破碎的声音.....

最后随着一声闷响，房间里回归了安静。

「没，没气了？」女人颤颤巍巍的声音打破了这份寂静。

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她自己冲上来的。」男人显然慌了神，「我没想她就这么死了。」

女人的高跟鞋发出嗒嗒的声音，她来回踱步，然后停在了我身边：「你用这小孩手里的玻璃，再划一刀子，咱俩就当今天没来过。」

他们想要将所有的罪责嫁祸于我。

但这一切，都被意外地记录了下来。

那天，被渣男领到陌生房间后，我怕极了，想对着 MP3 说句话，可还不等我开口，迎面就看到一个妖艳的女人领来了那个肥头大耳自称是哥哥的男人，吓得我赶紧将 MP3 藏在口袋里——以至于没来得及关掉它。

父亲将我偷偷送到姑姑家后，我身上的旧物件全部放在了仓库，连带着那个至关重要的证据。

渣男在意外杀人后，躲藏了几年，等事情尘埃落定后，便偷偷地回来了。他也曾跟踪过我，在确认我失忆以后，又回到了那间屋子，过起了人模狗样的生活。

直到我的突然出现，让他慌了神。为了确认我的情况，他混进了酒店——毕竟过年期间，员工们回家过年，人员有限，他顺理成章地做了酒店的临时工。

他寻了监控盲区，顺着隔壁屋子的阳台，爬进了我住的房间。

在发现我正在吃精神类的药物后，便起了歹心，如果偷偷将药换了，让我真的疯了，即便我真的恢复了记忆，法官也不会听信一个疯子的供词。

但他终究还是失算了。

我也许遗传了母亲，精神有些许问题，可是录音是铁打的证据。胖男人和那个女人一个也没有逃掉。

渣男被判刑的那天，我去祭拜了父亲。

我在父亲的墓前放了一束白菊花，抚摸着墓碑上那张消瘦的遗照，二十多年的父女情，我却很少尽孝在跟前。

「爸爸，您不是杀人犯，您的冤屈已经被洗清了。」可惜，子欲养而亲不在。我低着头，眼泪不受控制地滴落在菊花瓣上。

「对不起，还有，」我哽咽了许久，才把那未能说出口的话重新说了出来，「爸爸，我爱你。」

(完)

□ 采依诺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